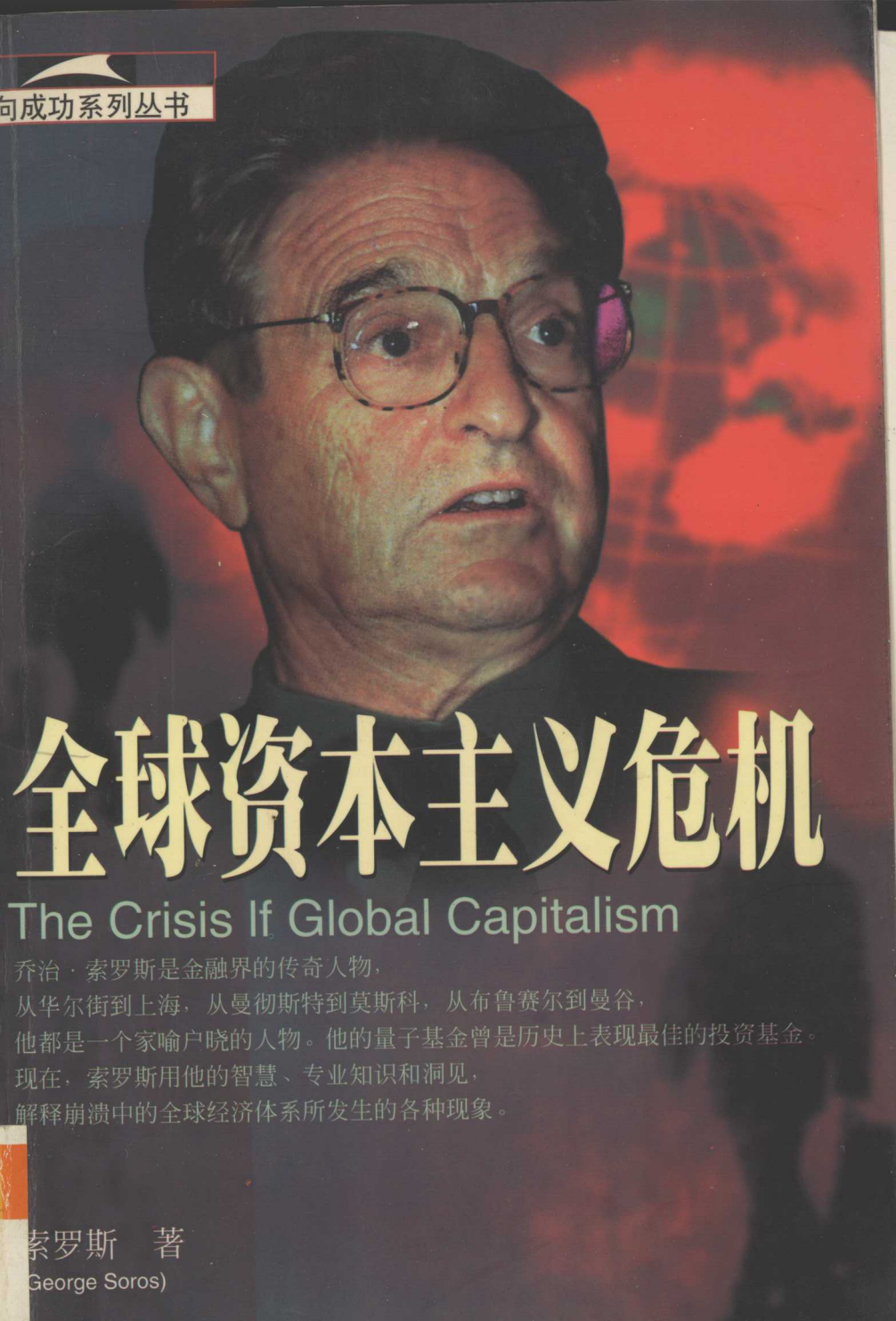




成功系列丛书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

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乔治·索罗斯是金融界的传奇人物，
从华尔街到上海，从曼彻斯特到莫斯科，从布鲁塞尔到曼谷，
他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量子基金曾是历史上表现最佳的投资基金。
现在，索罗斯用他的智慧、专业知识和洞见，
解释崩溃中的全球经济体系所发生的各种现象。

索罗斯 著
(George Soros)



全球 资本主义 危机

资本与债务危机

[美]索罗斯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

[美] 索罗斯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省绥化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开 8.75印张 175千字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207-03336-5/K·391

定价：17.80元

关于作者

索罗斯于 1930 年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1947 年移民英格兰，尔后于伦敦政经学院毕业。于伦敦就读期间，索罗斯逐渐熟悉哲学家卡尔·波柏的著作，这位哲学家深深地影响了索罗斯的思维模式以及他日后的慈善活动。1956 年，索罗斯移居美国，从此开始他创立、经营基金进行跨国投资累积巨额财富的传奇生涯。

索罗斯目前担任“索罗斯基金管理”主席，这是一家担任量子基金集团 (Quantum Group of Funds) 首席投资顾问的私人投资经理公司。一般认为，量子基金 (量子集团内目前最老资格最大型的基金) 成立至今的 29 年历史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投资基金可以比得上它所创造的成就纪录。

1979 年，索罗斯于纽约创立他生平第一个基金：开放社会基金。1984 年，在匈牙利创立他第一个东欧

基金。时至今日，他建立了一个横跨中欧、东欧、前苏联、南非、海地、危地马拉、蒙古、以及美国等 31 个国家的基金会操作网络，这些基金会竭尽全力于创建并维系一个开放社会的基本建设与体制。除此之外，索罗斯还创立了一些别的组织体，如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与国际科学基金会（Inter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994 年，这个网络内的基金会付出了总数近乎 3 亿美金的经费；1995 年，3.5 亿美金；1996 年，3.62 亿美金；以及 1997 年，4.28 亿美金，预估 1998 年的经费，至少维持在上述水准。

除了许多评论东欧及前苏联政治与经济转变的论文之外，索罗斯还写作了《金融炼金术》、《打开苏维埃体系》、《为民主背书》（Underwriting Democracy）、《索罗斯论索罗斯：超越曲线》等书。

索罗斯拥有知名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包括新社会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牛津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Budapest University of Economics）以及耶鲁大学。1995 年，波隆纳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以该校最高荣誉、荣誉桂冠（Laurea Honoris Causa）授予索罗斯，表彰他在世界各地促进开放社会的努力。

目 录

关于作者	(1)
序	(1)
引 言	(12)

第一部分 概念架构

第 1 章 可错性与反射性	(27)
第 2 章 对经济学的批判	(56)
第 3 章 金融市场的反射性	(76)

第 4 章 历史里的反射性 (89)

第 5 章 开放社会 (117)

第二部分 历史的此刻

第 6 章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135)

第 7 章 全球金融危机 (169)

第 8 章 如何避免崩盘 (210)

第 9 章 迈向开放社会 (230)

第 10 章 国际脉络 (249)

第 11 章 开放社会的议题 (261)

序

我写这本书，原意是要阐明指导我度过此生的人生观。过去，我以一个成功的金钱经理人的身分知名，后来却以慈善家的身份见如于世，有时，我觉得我像一个庞大的消化系统一样，一端吸入金钱，另一端则输出，把两端连起来的是一些思考。远在我投身金融市场之前，在我的学生时代建构起来的概念架构，指导了我的赚钱和慈善活动。

过去我曾受到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柏（Karl Popper）很大的影响。波柏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书剖析了纳粹和共产主义政权，同时提出了另一种组织社会的方式，这种组织社会的方式揭示的理念是，任何一个人掌握不了终极的真理，我们对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世界的理解，天生就是不完美的，完美的社会也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只能要求次好的：一个不完美但有无限改善能力的社会。他称这种社会为开放社会，极权政权则是其敌人。

我吸收了波柏有关批判式思维和科学方法的理念，但我是以批判的态度吸收的，而且在一点关键上和他看法有些分歧，波柏宣称，同样的方法、同样的标准都可以应用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上。但我想到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分别：在社会科学方面，思维形式是主体性的一部分，但自然科学处理的现象则是独立于任何人的思想以外的。这一点使波柏的科学方法模型可以处理自然现象，但不能处理社会现象。

于是，我提出了反射概念（the concept of reflexivity），反射是思维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双向交馈（a two-way feedback）。当时我正攻读经济学，反射概念无法纳入经济学之内，原因是经济学的运作基于一个借自牛顿物理学的概念，就是“均衡”（equilibrium）。

后来，我开始从事理财业务之后，反射概念却变得非常有用。直到我赚了很多钱，多得我根本用不上之后，我就在 1979 年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名为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und）。我把基金会的目标定为帮助封闭的社会开放，促使开放的社会更开放，以及促进批判的思考模式。透过这个基金会，我把自己扯进苏联制度解体的内程，牵涉的程度还很深。

基于这方面的经验以及我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经验，我得到的结论是，我一向使用的概念架构已经无效，于是我设法重构开放社会的概念。根据波柏的说法，开放社会和

建立在极权思想基础上的封闭社会对立，但最近的经验却告诉我，对开放社会的威胁也可能来自相反的方向，来自社会凝聚力的匮乏及政府的“缺席”。

我以“资本主义的威胁”为题在 1997 年 2 月号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 中发表了一篇文章表达我的看法。本书起初的用意是在进一步发挥这篇文章谈到的想法。在我先前出版的书中，我把我的概念架构放在附录里，或把它埋藏在对个人往事的忆述中。现在我觉得我的概念架构值得拿出来和大家直接谈。我一向很有兴趣了解这个我生活于斯的世界。不管对也好，错也好，我觉得我获得了一些进步，要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但是，本书的撰写计划却被全球金融危机给打乱了，这场金融危机于 1997 年 7 月首先在泰国爆发。当时，我在探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缺陷，但步调相当悠缓。亚洲的危机我很了解——事实上亚洲危机爆发 6 个月前，我的基金管理公司早就料到了——但我不知道这次危机的后果有多深远。当时我在解释何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健全的，何以不能持久。但在 1998 年俄罗斯金融崩盘之前，我仍未察觉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开始解体。于是，撰写这一本新书就有了新的迫切感。在本书中，我有一个现成的概念架构足以使大家了解在迅速演变中的全球金融危机。于是，我决定赶快付梓。

我在 1998 年 9 月 15 日在国会所作的证辞中，扼要地说

明了我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过去 10 年来使我国繁荣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开始解体。目前股市下挫，这只是一种症候，而且还是晚来的症候，这症候背后有一些更深远的问题打击着世界经济。部分亚洲股市下挫比华尔街 1929 年的崩盘还严重。此外，他们的币值还跌到只有原来盯住美元时的一小部分。尾随亚洲金融崩盘而来的是经济崩溃。例如，印尼过去 30 年在苏哈托政权统治下逐渐提升起来的生活水准大部分都成了泡影。现代化的建筑物，工厂和基础设施还在，但已经脱离农村的人口则在受苦。目前俄罗斯陷入全面金融崩盘的局面中。这情形很惊人，对人类的后果以及政治后果根本无法估量。现在这情形已经蔓延到拉丁美洲。

假如我们看到大部分问题都出在国外而掉以轻心，那可是一件憾事。我们也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构成部分，这个体系的特色不但包括自由贸易，也包括资金的自由流动。此一体系对金融资本财很有利，使之得以自由选择去向，促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快速成长。我们可以把此一体系视为一个巨型的循环系统，把资金吸进位居系统中心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之内，然后以信贷或投资组合的方式直接输送到边陲地带，或间接地透过跨国企业输往外地。

1997 年 7 月泰国爆发危机以前，此一中心不断吸入和

输出资金，劲道十足，于是金融市场日益壮大，日益重要，在此一系统边陲地带的国家只要开放资金市场，就可以得到大量资金供应。全球各地经济蓬勃，新兴经济体的情况尤佳。在1994年的某一个时期，投资美国各共同基金的钱有一半以上投入了新兴市场基金。

亚洲的危机把资金的流向扭转过来，资金开始从边陲地带回流。初时，资金回流对于这体系的核心是有利的。当时，美国经济已经濒于过热边缘，联邦储备理事会也考虑要调高贴现率。但亚洲危机发生之后，这一步就显得不明智了，股市为此受到鼓舞。于是，美国经济两蒙其利。一方面，廉价的进口商品使国内的通胀压力受到遏止；另一面，股市则屡创新高。核心的兴旺带来了希望，使人认为也许边陲地带也可以复苏。从二月至四月间，以当地货币计算，亚洲大部分股市大致都收复了一半失地。这就是一次典型的熊市回升。

但边陲地带的痛苦强烈到某一程度后，系统的核心也会不好过。我觉得在俄罗斯金融崩盘后，我们也已经到了这一点。我这样说有三个理由。

首先，国际银行业有某些缺陷，过去遭人忽略了，现在俄罗斯的崩盘却把这些缺陷暴露出来。银行界除了资产负债表列明的收支差额外，还从事交换，远期交易，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对象则包括银行同业和客户。这些交易并不列入资产负债表。这些交易不断视市况荣衰而调整。

换言之，交易不断重新估价，价值与市况之间的差距要用现金弥补。这做法的原意是消除任何不履行义务的风险。交换，远期和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场规模很大，但保证金只有一点点。换言之，交易背后牵涉的实际金额是进行交易时所动用的资金的许多倍。这些交易形成了由许多环节组成的一个大循环，每一个环节对其交易对象有若干义务，却不必知道还有什么人牵涉在内。每一个交易对象的风险都限制在信用额度之内。

俄罗斯银行体系崩溃后，这个复杂的系统受到严重冲击。俄国银行不履行义务，但西方的银行却不能就此摆脱他们的客户。他们根本找不到办法抵销银行与银行间的义务。许多避险基金和投机帐户蒙受巨额损失，最后都要清算收场。正常的跨期买卖被打乱了，运用各种的衍生性金融商品获利的专业人士也蒙受巨额损失。过了不久之后，马来西亚故意宣布停止对外国人开放金融市场，于是同样的情形再次出现。但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其它国家的中央银行马上联合采取行动。仍未了结的合约全部拿出来，损失就大家分摊，结果避免了系统失灵。

这些事件使大部分参与市场的人设法全面降低他们的风险。银行也拼命把风险降到最低，取消杠杆运作。于是银行股急跌，全球性的信贷萎缩逐渐出现。这现象本来已经使流向边陲地带的资金减少，现在也开始使国内经济出现信用紧缩的问题。例如，垃圾债券市场就已经垮掉了。

这点出了我的第二个论点。边陲地带的痛苦日剧，于是个别国家开始撤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或半途就倒下去了。首先是印尼，然后是俄罗斯，两国的崩溃已经相当彻底了。但马来西亚的情形在某一方面看来更严重，香港也一样，但程度较逊。俄罗斯和印尼的崩溃是无心之失，但马来西亚却是自行要脱离的，结果的确让一部分外国投资者和投机者遭受损失，即使马来西亚经济得不到喘息的机会，但至少马来西亚当局也可以暂时透一口气。把国家自我孤立，于是得以调低利率，推高股市。但这喘息的机会肯定只是暂时的，原因是，国界是可以渗透的，资金将循非法管道外流。这对马来西亚经济不啻是一场浩劫，但除非马来西亚政权垮台，否则和这一个政权有千丝万缕关系的马国资本家还是有办法挽救他们的企业的。马来西亚采取的措施使设法维持市场开放的国家受害，原因是这会引起资金外流。从这一方面来说，马来西亚采取的正是所谓“抢掠邻人”政策。假如此一政策使马来西亚看来把它的邻国都比下去了，别的国家就会竞相仿效，其他国家就愈来愈不容易维持市场开放了。

促使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解体的第三个因素是国际金融当局显然无力维持此一体系。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方案看来起不了什么作用，更甚的是国际货币基金会（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已经没钱了。七大工业国对俄罗斯危机的因应对策完全不足，失控的情况非常可怕。在这方面，

金融市场是很独特的：金融市场反对政府任何形式的干预，但均深信一旦情况变得异常恶劣，政府当局就会插手。现在这种信念已经动摇了。

前述三项因素加强了资本从边陲地带向核心的回流，俄罗斯崩溃引起的震撼很可能会逐渐消褪，但边陲地带将继续承受的压力。现在资金外流的情形已经蔓延到巴西，假如巴西倒下去，阿根廷就岌岌可危。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不断向下调整，我认为最后一定沦落到负增长的地步。假如这种衰退的情形扩散到美国，我们可能比较不愿意接受进口货，但这却是扭转资本流向所必须的。于是，国际自由贸易的崩溃可能会尾随全球金融体系的瓦解而来。

要预防这种情形，唯一的方法是国际金融机构介入。但我们看到的前景很黯淡，原因是七大工业国政府未能在俄罗斯干预，但从此引起的后果也许可以视为一声起床号。我们迫切需要重新思考及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俄罗斯的例子显示，我们愈让问题持续恶化下去，问题就愈难掌握。

我们要进行重新思考，起点就是要承认金融市场天生就是不稳定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所基于的信念就是放任金融市场，听任其自生自灭，它自然而然就会趋于均衡状态。金融市场被视为一个钟摆（pendulum），可能因外力干预而失灵，这种外力称为外来震波（exogenous shocks），但它们终于要回归均衡状态。这种信念是错误的。金融市场

可以走到极端，假如一连串的大起大落超过了某一点，它们就永远不会回到原来的位置。金融市场最近真的不像一个钟摆，反而像拆房子的大吊锤，连二连三地击破各经济体。

现在有不少人奢谈行市场纪律，但假如实行市场纪律等于引进不稳定。社会能够承受多少不稳定呢？市场纪律必须辅以另一种纪律，那就是说，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必须是公共政策的目标之一。这是我希望提出的一般原则。

虽然对自由市场的信念仍处于上风，但事实上，此一原则已经在全国范围之内得到接受，并已经在实行中。我们的联邦储备理事会及其他的金融机关，他们的任务是防止国内金融市场崩溃，同时在必要时成为最后贷款者。我很有信心他们能够履行他们的任务。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合适的金融机关却少得可怜。我们拥有布列顿敦林协定之后成立的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两者曾奋力适应瞬息万变的环境。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国际货币基金提出的各项方案未能成功地解决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国际货币基金的任务和运作方法。我个人相信，我们可能还要另外加设机构。今年年初，我建议成立一家国际信贷保险公司，但当时我们还未看清资金回流会变成那么严重的问题，于是我的建议就无疾而终。现在我相信，现在已经到了成立这样的一家公司的时候了。我们也要对各国的国家监督机关进行某种

形式的国际监督。更进一步而言，我们也要重新思考国际银行体系和交换及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场的运作方式。

本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谈的是概念架构，我不提出一个概括性的说明，但在这个所谓“关键字眼”的时代里，我用可错性（fallibility），反射性（reflexivity）和开放社会（open society）三词以提纲挈领。第一部分内容包括对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批判，用反射，而不是用均衡概念来诠释金融市场。第一部分的目的也在试图发展出一套反射的历史理论，并把金融市场视为测试此一理论的实验室。

第二部分把第一部分提出的概念架构应用到当前的历史发展阶段。金融市场危机已经是燃眉之急，但本书的析论将往深处下探。我要谈的是全球经济和当前政治及社会组织方式的差距。经济是全球经济，但基本上政治和社会组织方式仍局限于国家范围之内。本书将探讨核心与边陲地带的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负债者和债权人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第二部分也谈到金钱价值取代了人的内在价值此一不健康的现象，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解释为一种不完整以及扭曲了的开放社会。

我在第六章点出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特色后，将在第七章使用起落荣衰的序列预测其前途。我在第八章提出一些防止此一制度发生金融崩溃的实际建议。第九章谈的